



创作观察

近日,“绽放——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作为本届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首个亮相的核心板块,此次展览汇聚全国百余所高校近300件青年学子的中国画作品,以“时代新象”“人间世相”“花鸟文心”“山河文脉”四大叙事板块,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下,青年中国画教学创作研究的时代生态与整体风貌。

青年是中国画传承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社会生活深刻变革、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青年学子的中国画创作,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传统艺术在守正创新之路上极具潜力的试验场。回望新时代以来,青年群体的中国画创作生态,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创作者越来越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他们可贵的创作活力和探索精神,同样构成了新时代传统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面向。

学院能量与多元生态的赋能

从近年来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等国家级展览,到“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光辉历程 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等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都可以看到青年创作者们的身影,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例如,裴书鸿的《白露》以清润淡远的水墨格调,通过对传统花鸟的细腻描绘呈现了万物含章的自然哲思;洪方舟的《春风不染十八洞》融合民间绘画元素与当代中国画语言,以别具一格的全景叙事铺就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风俗长卷;程雅嘉的《爱之园》融合工笔和没骨技法,以兼工带写的创作语言描绘了极富日常生活气息的游园场景。

相较于主流美术展览与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中,青年创作者们所展现的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导的整体性面貌,近年来获得社会大众关注的美术院校毕业展作品,则在中国画的图式和笔墨上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探索性与实验性。而在展览的传播与接受层面,这些作品从传统的美术馆空间全面走向自媒体矩阵与互联网公共平台,立体多维的传播场域所催生出的跨媒介联动与跨界创作,及其对青年创作者创作观念、图式选择与风格取向的反向影响,同样构成了值得关注的热点现象。

此次落地中央美术学院的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一方面作为衔接学院美术教学与国家级美术展览的专业平台,承接了主流美术创作扎根现实、书写时代的学术传统,集中展现出当代青年中国画创作厚重、真诚的审美底色;另一方面也因其以在校大学生为核心创作群体,而在个体艺术观念、创作语言与叙事维度上,呈现出鲜活、先锋、多元的实验特质。

展览中,从壮阔的山峦造化到精微的花草风物,从宏大的历史主题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从城乡的市井烟火到基层的民生百态,都成为青年创作者笔下鲜活的创作主题。其中,人物画创作更是成为最具特色的板块,集中彰显了新时代青年中国画创作的人文温度与时代视野。郑帅的《志国、有彦和鹏鹏》(中央美术学院)以朴素真挚的现实主义视角、准确的造型和层次丰富的笔墨刻画出基建工人的真实群像,承载着厚重、真诚的人文情怀;陈治康的《恰同学少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借鉴西方三联画图式,以黑白工笔语言呈现了当代青年学子的日常图景;俞航的《春日小煮》(广州美术学院)将视角落于厨房,以工整细腻的笔触和温润柔和的色调,在轻盈浪漫的生活叙事中传递出含蓄的诗意;刘鑫磊、陈立银的《向阳生长》(首都师范大学)以写意笔法捕

画画是我儿时诸多梦想中最美的一个。然而,那时家有姊妹七个,每次开学我想有一支新铅笔都是奢望,买纸和颜料学画画更是做梦都不敢想。为了画画,我常拾别人扔掉的铅笔头,取出其中那一小段铅笔芯,再到竹林里找一节细竹棍,用棉或纸片把笔芯缠住,插进竹棍里变成一支“新铅笔”,用它在新作业本上撕下的剩余空白页上涂鸦。

参加工作后,时间不再属于个人,我感到写作比画画更适合插空做,要求也简便,不需笔墨纸砚在桌子上——铺排,只要有笔有纸就行,于是这便促使我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成为一名业余作家,画画梦也只好暂时搁置了。

退休后多年,一次网上国画院的免费课,重新点燃了我的学画热忱。得知我想学画画,家人和文友劝我——已过古稀之年,别再做梦了。但我却心有不甘,不愿留下遗憾,于是试听课后,果断缴学费开始从头学起。几节课时,课程涵盖中国画理论与实操技法,每课学完还需交一幅作业——对我而言,这样的学画之路着实不易。况且,国画不像素描,更不同于写作,一旦着墨落笔就没法修改,不满意只能重来。然而我没有放弃,历时一年半的坚持,终于顺利学完花鸟、山水、人物等全部课程,提交几百幅习作,终于获得结业证书。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些年我一边写作、一边绘画,慢慢体悟到,写作与绘画虽是表现生活的不同方式,但血脉相通,源头都是生活,表现的重点也同是人物、景致。写作用文字叙事、塑造形象,以细节表现人与物的形与神,让读者在文学的品读中,于意念、想象中生出鲜活的艺术形象。比如读《红楼梦》,每位读者心中都自有林黛玉、贾宝玉等人物的鲜活样貌与神韵气质。而绘画则是以笔墨描绘人物、定格瞬间、铺展具象的景物与场面,通过精微的细节刻画,传递物



青春无悔(中国画) 李浩然 作



鱼群来过之后(中国画) 刘阳河 作

捉少年课间闲谈的鲜活瞬间,在灵动松弛的笔墨中营造出蓬勃生机。

青年创作者在人物画领域取得的成绩,直接得益于当下高等院校中国画学科的滋养,同时,也离不开当代社会语境的浸润与多元艺术生态的赋能。与成熟的职业画家有所不同,以高校本科生、研究生为主体的青年创作者,在主题呈现、叙事视野、造型范式与媒介语言等多个层面,都带有强烈的学院训练烙印。特别是目前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学科所普遍采用的“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不仅使青年创作者能够具有相对扎实的人物造型基础与笔墨功底,也为他们的创作构建起规范、系统的专业逻辑。与此同时,成长于多元文化交融、数字媒介高速发展的时代环境下,青年创作者往往

也拥有更为开阔、前沿的艺术视野与更加包容的创作理念,对新的艺术形式和媒介手段等多具备更强的感知与接纳能力,在突破传统中国画的固有范式与表达边界层面,亦有着更强的探索热情与创新意愿。

当代青年中国画教学创研的活力与短板

相较于老一辈艺术家对宏大主题与现实场景的把握能力,青年创作者更倾向于从微观个体叙事视角出发,跳出主题性创作的宏大叙事,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起居、细腻情感与平凡生活状态,形成以小切口映照新时代风貌的独特叙事范式。这一审美取向与叙事方式的转变,在此



白露(中国画) 裴书鸿 作



志国、有彦和鹏鹏(中国画) 郑帅 作

次展览作品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校园学子的青春风貌、市井百姓的烟火日常,还是平凡生活中的温情瞬间、基层劳动者的默默坚守,皆成为青年创作者笔墨描摹的对象。

在创作语汇层面,“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式的中国画教学体系,让青年创作者得以熟练掌握传统笔墨语言与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展览中,范党远的《循迹》(西安美术学院)、何伊琪的《舞·境》(广州美术学院)、李王源的《笃学新纪》(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作品,显现出创作者对写实工笔人物画技法的熟练运用,作品造型严谨准确、设色晕染细腻传神;李浩然的《青春无悔》(山东艺术学院),何绍侃、祁博辰的《光荣时刻》(首都师范大学),王铎文的《浮生烟火》(中国传媒大学),杨亚辉的《筑梦星空》(中央美术学院)

等作品,则显现出青年创作群体对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创作范式的承续与延展。

另一方面,青年创作者们也热衷于探索构成、象征、装饰等现代艺术手法,甚至还尝试将综合材料、跨媒介技法融入中国画创作。如王桥的《嘎洒集市》(中央美术学院)、刘阳河的《鱼群来过之后》(中国人民大学)、贾孟的《跃动青春》(曲阜师范大学)、陈垒的《回看不回头》(北京印刷学院)等作品,都注重画面的色块分割、线条秩序与空间层次,显现出创作者对图式的精心营构;王钦灿的《暖红絮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林芷瑶的《高原盛集》(青海师范大学)等作品,则以平面化的画面处理方式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性趣味,让画面更具视觉层次感与观赏性。当然,这类对现代手法进行融合、运用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仍以现实叙事为底色,可以说是在具体的形象塑造和画面处理上,有意与写实性的语汇拉开距离,进而尝试对画面形式、视觉节奏、审美意蕴的现代性探索。

这种创作视角的转向与创作语汇的延展,本质上是青年一代艺术思维的投射。相较于传统中国画对笔墨本体语言的注重,以及老一辈艺术家对时代宏大命题、历史文脉与集体叙事的深耕,当代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思维更具个体化、生活化与年轻态特征。他们更强调个体经验的“在场”,以自身真切的生活体验、青春感悟与生命共情为出发点,重构中国画媒介与当下生活的关联,弥补传统审美体系的不足,消解宏大叙事的疏离感。与此同时,数智时代的媒介浸润,让青年创作者的语汇创新具备了天然的跨界属性。他们对数字绘画与影像、装置艺术等新兴艺术形式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哺中国画创作,推动绘画语言的革新,使得青年创作呈现出多元鲜活、贴合时代的风貌。

诚然,新时代青年中国画创作已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但现阶段仍存在着共性问题与成长短板。其一是形式探索大于精神表达,部分青年创作者的作品过度追求画面的构成感、装饰性与视觉冲击力,在创作中过度堆砌现代技法与综合材料,却弱化了中国画的笔墨气韵与人文内核,特别是高质量写意性作品的稀缺,成为青年中国画创作中亟待重视的现象。其二是个体化叙事逐渐走向细碎化和扁平化,部分青年创作者过度沉迷于个体情绪的书写,缺少对时代精神的深度开掘,作品视角细腻却格局狭小、情感浅薄,难以形成直击人心的感召力量。其三,语汇创新存在较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平面化语言、色块分割、极简构图等流行手法被大量使用,形成青年中国画创作新的“模板”,导致部分作品面貌趋同,缺乏独立的艺术个性与笔墨语言。

应当清醒地看到,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学科的规范化教学,尽管让青年创作者拥有扎实的造型与技法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对传统文脉、画理画论、人文精神的系统性研习,这使得创作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悬浮于形式表层,缺少文化根基与精神内核。

当下的青年创作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时代视野与跨界思维,这是当代中国画艺术守正创新的核心优势。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持续推进、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与美术界对青年美术创作的大力扶植,当代青年中国画创作已迈入体系成型、风格成熟、题材扩容的关键阶段。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青年中国画创作者的成长之路,既要以守正固本为创新发展的根本前提,又要以融新求变为对接时代的必然路径。唯有在守正创新中锤炼笔墨功力、厚植人文底蕴,才能让古老的中国画艺术在新时代的青春笔墨中焕发全新光彩,为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教授)

笔意相通 书画同源

□黄国荣

象的个性、风貌、情趣,本质是以笔墨书写、抒怀,这也是国画作品的落款常用“某某写”的缘故。我的画作也都是以笔名秋野落款题字。写作与绘画相辅相成、互相滋养,写即画,画即写,手法与表现形式虽不同,但目标与艺术追求相同,皆追求让作品抵达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

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画创作,国画艺术始终追求形与神的有机统一。我画《路漫漫其修远兮》,通过人物昂首挺立的姿态、紧蹙的眉头、捻须远眺的神情动作等,展现屈原复杂的内心世界,让观众深切体会其宏图难展、满怀悲愤、忧国忧民的心情。花鸟画《白首相依》中,我画了一对相伴相依的白头翁,画面中的鸟儿仿佛默契相投、夫唱妇随,一起为美好的景致欢歌。画面还配以苍老的树干、红叶与青松,相映成趣,象征花好月圆、地久天长的美好情感。

无论是人物,还是禽鸟兽畜,眼睛都是其心灵的窗户,故而文学创作与美术绘画都讲究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把心灵中看不见的意念、情感,逼真地传达表现出来,通过描绘对象的眼睛,感受其性情与内心世界。正因如此,画家与作家在创作中,都会用心着墨书写、刻画表现对象的眼睛。我在画《呦呦鹿鸣》这幅习作时,便深切体会到其中的些微奥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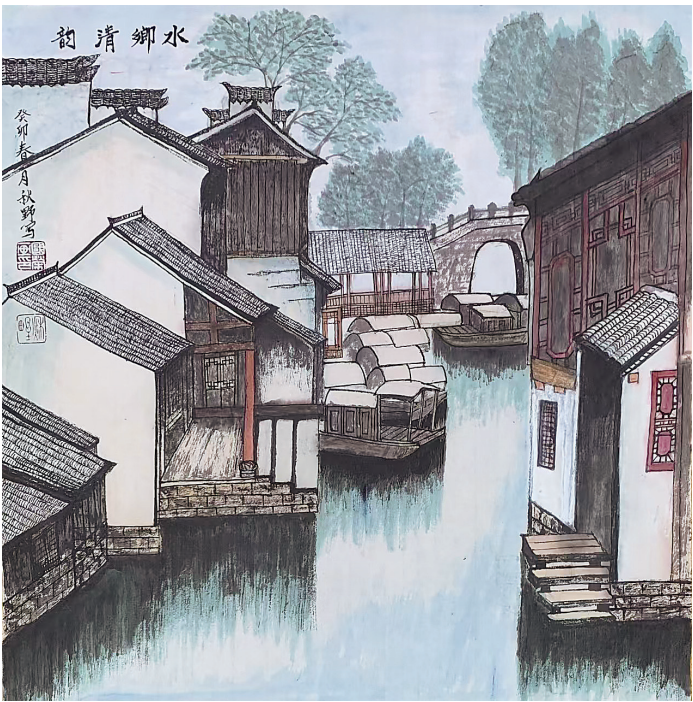
梅花鹿外形十分好看,鹿角如梅枝一般,深栗色的皮毛上布有大小不一的白色花斑,白色的腹部配上修长强健的四

肢,显得格外雅致好看。但鹿属食草动物,身处弱肉强食的自然环境中,它们虽善于奔跑,但防御能力却非常弱,所以生性机敏胆小,时刻警惕着周遭的风吹草动。在创作这幅作品时,更要着力刻画小鹿与小鹿的眼神,凸显梅花鹿警觉的神态以及蓄势奔跑的体态特征。

山水本是自然景致,本身没有生命与个性,但画家笔下的山水却是有情的,画山水同样要将情和意融进画面之中。我画《飞流直下》,首先表现飞瀑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同时让瀑布奔泻的走向与流云飘散的方向相向而行,以构图强化画面动感,衬托瀑布倾泻的气势。山脚下则是一片宁静的春意盎然,一动一静形成鲜明反差,葱葱绿坡、潺潺流水与掩映在苍翠花木间的屋舍人家,祥和美丽的画面映照出山水的多情,寓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让山川绚丽秀美、充满生机。

从写作到绘画,我深感两种创作形式非但互不矛盾,还能彼此滋养、相互促进。拿起画笔之后再写小说,一点新鲜的感受是更加注重文字的灵动与精准,写作时脑海中会下意识浮现出画面与物象,更有利于人物个性的刻画与细节的描写,让生活真实升华为文学真实,创作量也明显增长。这亦证实一个道理,无论绘画还是写作,只要用心体察、勤于耕耘,自会有所获、有所成。

(作者系作家、出版人)



水乡清韵 黄国荣 作

作家水墨